

城市节奏系列
City moments



画在墙上的声音

陈琦——著

涂鸦文化史

voice
on
wall

山东美术出版社

VOICE ON THE WALL

画在墙上的声音
涂鸦文化史

陈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在墙上的声音: 涂鸦文化史/陈琦著.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10.11

(城市节奏系列)

ISBN 978-7-5330-3285-2

I. ①画… II. ①陈… III. ①绘画史-世界-现代

IV. ①J2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1017号

项目统筹: 张 芸

责任编辑: 陆 莹

装帧设计: 储 平

排版制作: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山东美术出版社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 250001)

<http://www.sdmspub.com>

E-mail: sdmscbs@163.com

电话: 0531-82098268 传真: 0531-82066185

山东美术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86193019 传真: 0531-86193028

制版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165×210毫米 16开 15印张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目录



序言 涂鸦，写在墙上的声音



涂鸦概述



纽约，现代涂鸦的摇篮



从街头到画廊



纽约涂鸦艺术家



巴黎的涂鸦风暴



伦敦进行曲



柏林墙的倒塌，自由的胜利



涂鸦在荷兰



尾声 继续在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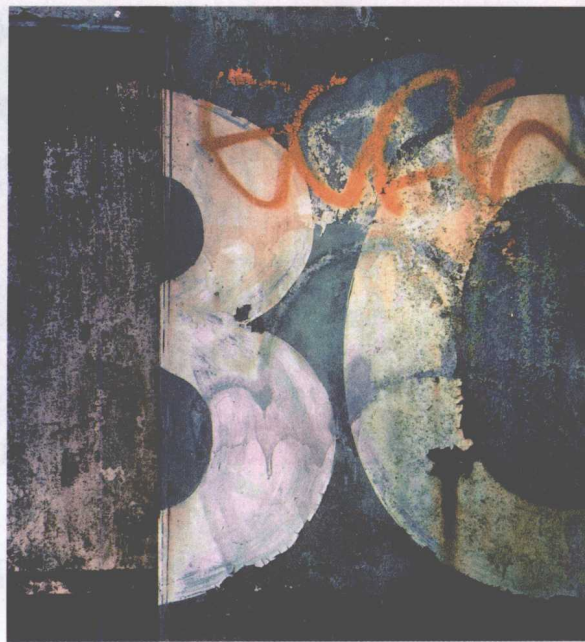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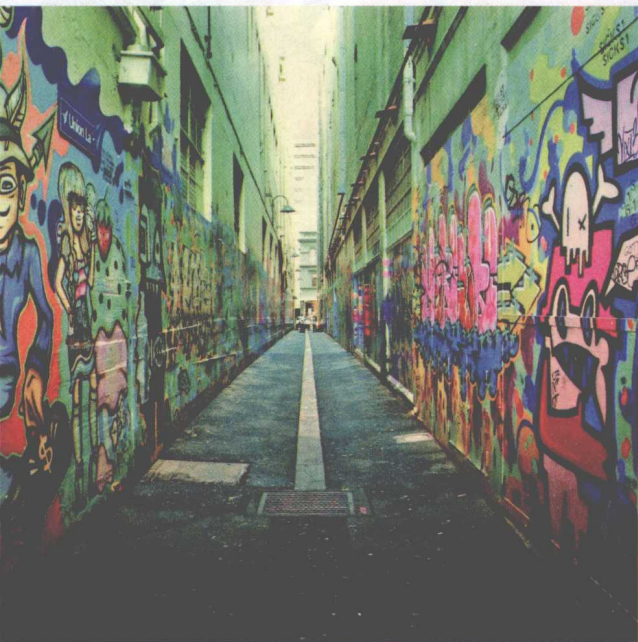
序言 涂鸦，写在墙上的声音

写下序言之前，曾犹豫要以何种方式揭开对于涂鸦文化的开场介绍，因为每每向别人说起涂鸦，得到的回应大多是“信手乱画”的理解。这种反应其实并不在意料之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并非不正确。

如此看来，也许还得顺藤摸瓜地从涂鸦一词的出现来说了。

涂鸦，在英语中用 Graffiti 一词来表示，通常以复数形式 Graffiti 出现。Graffiti 由意大利文借用而来，现在普遍认同的最早起源，应当是起源于希腊文 γραφειν (Graphein)，表示“书写”的意思。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也有涂鸦这么一说，最早出现在唐朝。唐朝有个诗人叫卢仝，也就是那个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他有个儿子叫添丁，儿子顽皮，没事就喜欢乱涂乱写，常把卢仝的书册弄得又脏又乱。卢仝因此写了一首诗《玉川子集·云添丁》，其中有两句写道：“忽来案上翻墨汁，涂抹诗书如老鸦。”简短的两句话真可谓把儿子的顽皮和自己的无奈描写得惟妙惟肖。

要追溯涂鸦的渊源，实在是众说纷纭，但在在我看来，也许自打人类面对世界上第一堵石墙的时候，涂鸦就应运而生了。这也是本书名为“画在墙上的声音”的由来，当然这个墙并不是狭隘意义上具象的墙，它可以是任何一种介质，任何一样载体，是街区，是地铁，是画布，是







人类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任何消耗品。

涂鸦是否能登入艺术的殿堂？这是人们在了解涂鸦的过程中，往往会问的第一个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得先来看看艺术究竟是什么。从词义上来看，“艺术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多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亦是日常生活进行娱乐的特殊方式。其根本在于不断创造新兴之美，借此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属浓缩化和夸张化的生活。文字、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美的行为或事物，皆属艺术”。基于此层面，涂鸦毫无疑问是艺术的一个门类，因为发源于纽约穷人区的现代涂鸦既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们情感的抒发，也是一种自娱自乐的创作方式。

然而，在涂鸦发展的历史篇章里，它所受到的待遇似乎与艺术的地位相去甚远，反对它的人们将它称为是“艺术的犯罪”，认为它是丑陋的，是非法的，难登艺术之堂。

这种观点并不稀奇，因为从古到今，在人们的观念里，艺术总是高雅的，是形而上的，是抽象而不可触摸的，她不是穷人可以触碰的，只有在温饱无忧之外，艺术才会稍稍低下她高傲的头颅，让人们亲吻她的脸颊。而涂鸦却不是如此，无论是写在人类历史“第一面墙”上的洞穴文字，还是 1970 年代盛行于纽约下城区的现代街头涂鸦，它都与高雅无关，甚至可以说是低俗的。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所感有所想，于是随手写下画下的东西，比起“来源于生活的艺术”，可以说涂鸦本身就是生活。所以，比起高高在上区分贵族和平民地位的传统绘画艺术，现代涂鸦的地位总显得有那么一些卑微。传统艺术不愿意接纳它，因为它太“肆意妄为”，即便是那些最杰出的涂鸦艺术家的作品走进了画廊、美术馆，但一旦被冠上“涂鸦”二字，总还是会被人另眼相看一番。以至于一些涂鸦艺术家将他们的“画板”从街区老墙、地铁车厢改换到画布之后，纠结起是否应该与那些启蒙他们的街头涂鸦彻底告别。不过好在大多数涂鸦艺术家即便是在走向商业之后，依旧愿意在地铁里作画，而他们的作品价值也愈发被商业化的社

会所认同。

本书的观点，自然是认同涂鸦的艺术地位和价值的，但笔者无意为涂鸦定义或者平反，因为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但凡能被人们记下来的，必然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本书立足于现代涂鸦的发展，浓墨于纽约涂鸦——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重中之重，而从纽约涂鸦延伸开去的世界各地的涂鸦，也纷纷因其充满张力和影响力的历史瞬间，被记录下来。能采撷这些片段，真实而完整地还原，也许才是本书的出发点所在。

今天，当你驻足在纽约布朗克斯的街道，当你拜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老城，当你游走在巴黎、伦敦、米兰这些欧洲艺术的重镇，你都能看到涂鸦。是的，在不同的城市，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符号，不同的主题，但却有一个相同的特性，那就是——它们都是生活的点点滴滴，是来自于生活的声音。





涂鸦概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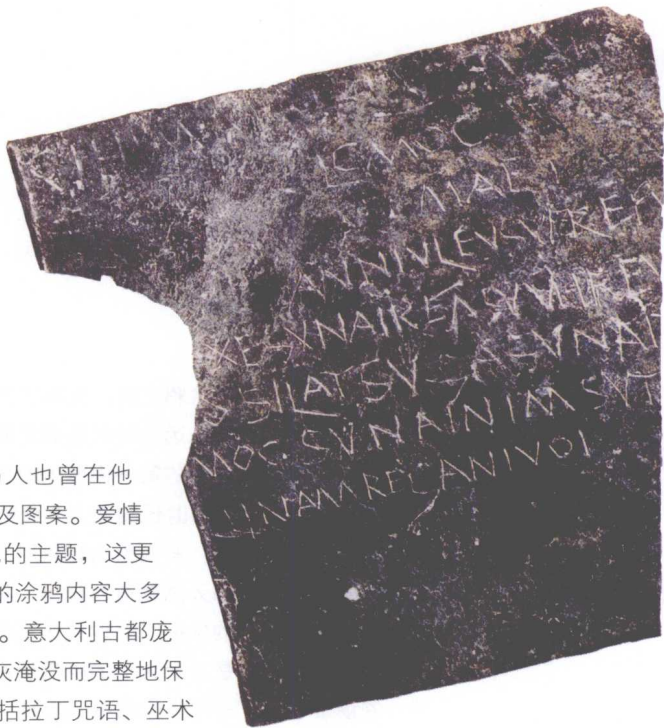
开始谈现代涂鸦之前，免不了要谈谈远古时代的涂鸦。

也许你会问，远古时代就有涂鸦？当然有，正如笔者的观点，自打人类面对世界上的第一面墙的时候，涂鸦就诞生了——这可不是信口开河，看看史前时代的洞穴文化吧。

在史前时代，洞穴绘画和象形文字是人们主要的书写形式，当时的人们以兽骨和天然颜料为材料，将图案画在洞穴的石壁上，它们大多是宗教仪式的象征。同现代涂鸦的意义一样，这种远古的涂鸦所表达的内容大多是当时人们的生活形态——动物的野外生活、人们打猎的场景等等。与现代涂鸦不同的是，可能由于当时的社会以多劳多得、弱肉强食为生活准则，所以涂鸦表达的内容比较单一，除了记录生活百态，也就没有其他什么表达思想宣泄的主题了。而在某些远古涂鸦中，还发现了一些早已失传的语言体系，比方说 Safaitic 语。这种古阿拉伯北部地区的方言，于公元前 1 世纪左右出现，生活在拥有大量黑陶器、玄武岩的叙利亚南部、约旦河东部以及沙特阿拉伯北部的人们，在岩石和卵石的表面刻上图案，作为他们日常交流的语言，直到公元 4 世纪的时候，这种 Safaitic 语言渐渐消失，原因无从考证。

走过了远古涂鸦的时代，进化体涂鸦诞生了。如果说远古的涂鸦只是一种记叙体，那么在此基础上的进化体涂鸦就可以称得上是初现端倪的议论体，人们开始在其中表达一些观点和信息，抒发情感，而不再仅仅是简单地叙事。如今可以考证到的第一个进化体涂鸦，诞生于古埃及小亚细亚西岸的重要贸易城市以弗所，根据当地向导的描述，若干年前在这里发现的第一个涂鸦，是一个具有卖淫意义的宣传标识。这个涂鸦的位置在一条马赛克和石头走道的附近，图案上有一只隐约看起来是心形的手印，以及一个脚印和一个数字。根据当地人所说，该涂鸦表示当时这周围有个妓院，而手印象征着支付的报酬。

这些年代久远的洞穴文字，有些已经模糊不清，有些依旧还清晰可辨。它们都是当时人们记录生活所见所闻的方式。



除了古埃及的涂鸦，古罗马人也曾在他们洞穴的墙上或者山上刻下文字及图案。爱情宣言、政治辩论的短句是最常见的主题，这更接近了现代涂鸦的意义——当今的涂鸦内容大多或传递流行讯息或表述政治理想。意大利古都庞贝的涂鸦因为城市被维苏威火山灰淹没而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出土的涂鸦作品包括拉丁咒语、巫术用语、示爱宣言、字母表、政治口号以及经典的文学引用等，展示了古罗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则，是一首署名“CIL IV,1284”关于失恋的打油诗，如此写道：

*Quisquis amat. veniat. Veneri volo frangere costas
fustibus et lumbos debilitare deae
Si potest illa mihi tenerum pertundere pectus
quit ego non possim caput illae frangere fuste*

爱谁谁，去它X的，哥要打断维纳斯的肋骨
还要用一根大棍捅烂她的屁股
如果她能打碎哥脆弱的心
哥凭啥不能敲破她的头盖骨

这首诗歌的作者可想而知是古罗马一个失恋的男人，被女人抛弃后心情郁结而无处发泄，

于是就在墙上写下了这几行字，失意和愤恨尽显其中。他本人一定想不到，千年之后的人们居然还能读到他的“打油诗”，真正是名垂千古，这失恋失得倒也值得了。

诸如此类年代久远的涂鸦，极具历史价值，让人们一笑之余，还能帮助历史学家们研究古老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文化，一些涂鸦中语法的错误使用以及拼写的错误，可以让现代学者洞察在罗马时代人们对于文字的掌握程度，同时也为拉丁口语的发音方式提供了线索。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涂鸦是在一个古代的妓院中被发现的，从该遗址出土了 120 块涂鸦，绝大部分是妓女和嫖客们打情骂俏之余所作，内容简单低俗，没啥大的营养价值。不过由此也可看出，在这点上自古中西就是相通的，我国古代文人墨客流连烟花之地，也常常会留下一些诗词。比如唐代诗人小杜，这位老兄出了名的爱往青楼跑，30 岁出头的时候在淮南任使节，正值“黄金王老五”年华，小官一个，郁郁不得志，于是便寄情于这扬州城的灯红酒绿之中，天天晚上把歌楼娼馆当作是家，醉生梦死，如鱼得水，还留下诗歌无数。至于他内心是否真的逍遥快活，这就很难说了，不过“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些滋生于温柔乡中的诗句，至今仍被后人所津津乐道。扯远了，回到涂鸦，这些在妓院遗址中所发现的涂鸦，文学价值自然比不上咱们的诗人，但由此也可窥得时人的生活百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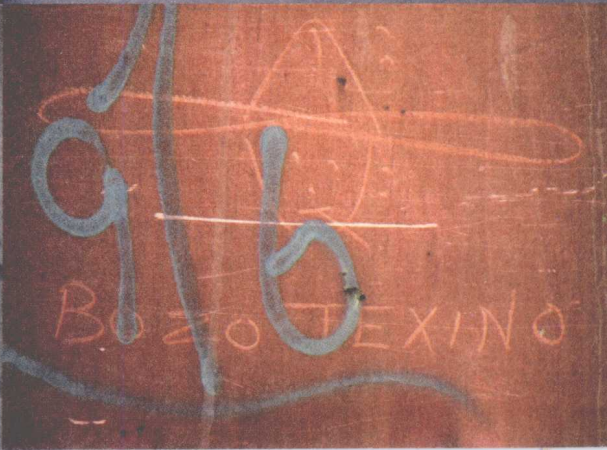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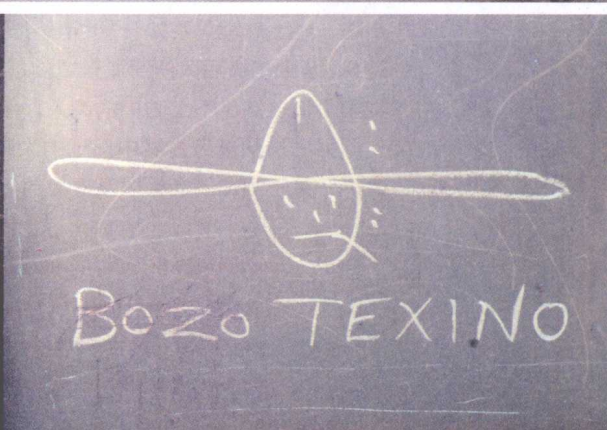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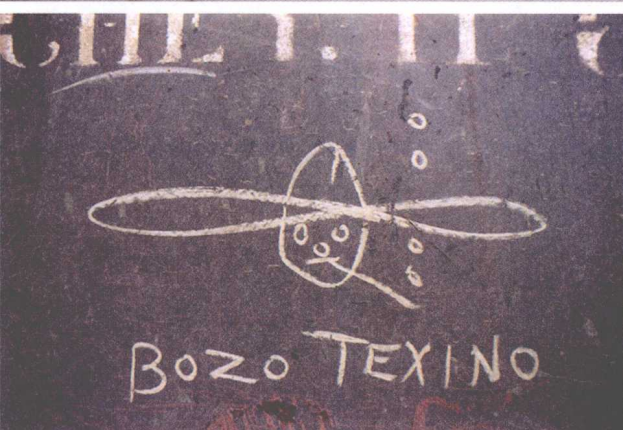
另一份从庞贝古城出土的涂鸦则是写在一个小酒馆的墙上，内容自然是和酒有关——关于酒馆的老板以及他卖的假酒：

*Landlord, may your lies malign
Bring destruction on your head
You yourself drink unmixed wine
Water sell your guests instead*

老板，衷心地祝愿你那该死的假酒
有朝一日能把你的脑子烧坏
你自己喝琼浆玉液
还好意思让客人喝兑水的玩意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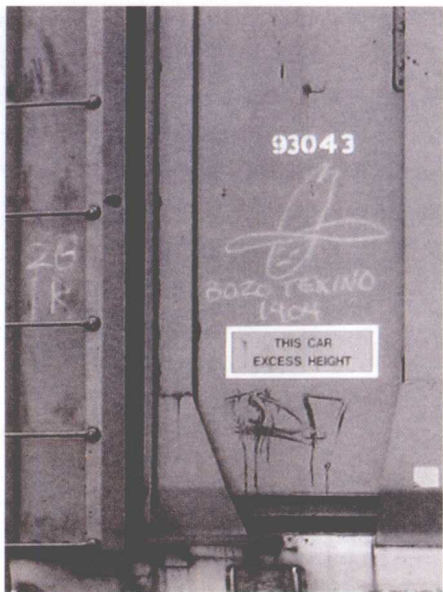
想必在这个涂鸦被写下之后，该酒馆的生意一定冷清不少。

不仅仅是希腊人和罗马人创作涂鸦，在历史的进程中，危地马拉蒂卡尔地区的玛雅人也有不少涂鸦被保存至今；北欧海盗的涂鸦存在于罗马和爱尔兰纽格兰奇地区；一个瓦兰吉人将他的名字连续刻在君士坦丁堡索菲亚大教堂的扶手上；文艺复兴时期



的艺术家，如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平图里基奥等来到尼禄黄金屋的遗址，他们或雕刻、或绘画，使建筑呈现出一种奇异的Grotesque主义¹装饰风格……这些早期的涂鸦形式对于人们探索古代文明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至于当代涂鸦，如今普遍公认的观点是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的美国纽约，其发展与Hip-Hop文化密不可分。这种从纽约下城区盛行起来的涂鸦，以极快的速度向全球文化进攻，不出数年便蔓延到了欧洲。不过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前，就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涂鸦出现在铁轨车厢上，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当属神秘的涂鸦手Texino，他的作品从1920年代开始持续到了今天，至今人们仍能在美国的铁路运输线路沿路看到他的作品。然而有意思的是，谁是Texino？答案无人知晓，这个在美国铁路上被人们看了80多年的潦草而又简单的名字，却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谁。对于美国涂鸦手来说，这位前辈就如同是漫画中的“蝙蝠侠”，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简简单单的名字之后。而事实上，在后来的涂鸦发展中，涂鸦手隐匿自己的真实姓名一直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这当然不是因为美国佬的匿名英雄主义情结，而是因为一直以来涂鸦被美国政府视为非法活动，为了不惹麻烦不得不隐姓埋名。2005年美国Bill Daniel拍摄了一部名为《谁是Bozo Texino?》(Who is Bozo Texi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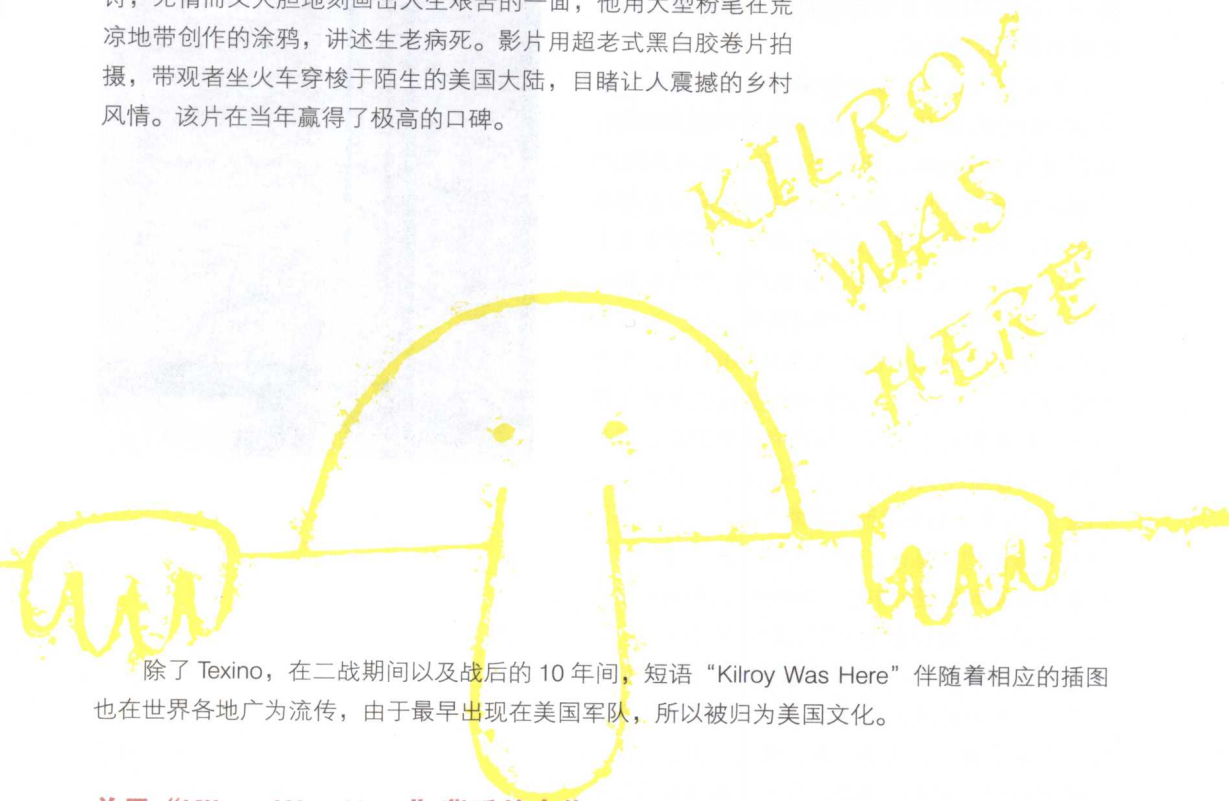


这就是80多年来在美国铁路沿线一直被人们看到的神秘涂鸦手Texino的标志性涂鸦。



1. “Grotesque”一词是由意大利语“Grotteschi”演变而来，最早指公元1500年左右出土的古罗马建筑，人们发现这些古建筑的墙壁上画有大量奇异、怪诞的人物形象和花草树木。后来Grotteschi泛指与奇异风格有关的建筑或艺术作品。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拉斐尔学派的复兴风格，使得Grotteschi一词的运用在16世纪的意大利流行开来，甚至普及到整个欧洲并衍生出了“Grotesque”一词。在19世纪的欧洲，最初源于绘画风格的Grotesque逐渐进入到文学领域，也让该词的涵义逐渐扩展开来，在文学领域中，表示恐怖、怪异的意思受到了压抑，而荒诞可笑、稀奇古怪方面的意思却得到了过分的强调。自此，恐怖与可笑、怪诞与幽默两种对立的元素成为Grotesque的独特象征。

的纪录片，他花了16年时间寻找这位名叫Bozo Texino的地下艺术家——这个或许只有铁路工人和火车游民才会认识的神秘人物，并且将这个过程——用镜头记录下来。Texino的涂鸦像一首诗，无情而又大胆地刻画出人生艰苦的一面，他用大型粉笔在荒凉地带创作的涂鸦，讲述生老病死。影片用超老式黑白胶卷片拍摄，带观者坐火车穿梭于陌生的美国大陆，目睹让人震撼的乡村风情。该片在当年赢得了极高的口碑。



除了Texino，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的10年间，短语“Kilroy Was Here”伴随着相应的插图也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由于最早出现在美国军队，所以被归为美国文化。

关于“Kilroy Was Here”背后的文化

“Kilroy Was Here”是一种美国流行文化，通常以涂鸦形式表现。这句短语的起源已经无从考证，然而短语本身以及它所附带的插画——一个光头的男人（偶尔也会有一点儿头发），长着一个硕大的如阴茎般的鼻子，他用双手紧紧地攀着墙偷窥的形象——却在二战期间被美国人广泛知晓。

在英国，类似的涂鸦被命名为“Mr. Chad”或“Chad”；至于澳大利亚人则把它叫为“Foo Was Here”。“Foo Was Here”可能比“Kilroy Was Here”来得更早，比较公认的说法是起源于一战的时候；而Chad的原型则是1938年英国播出的卡通剧中的人物，因此也可能早于“Kilroy Was Here”。